

第一届鲁迅文学奖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张 韧 主编

提名作品

集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第一届鲁迅文学奖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张 韧 主编

提名
作品
集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提名作品集/

张韧主编. -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2. 9

ISBN 7-80146-605-5

I.第... II.张...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7894 号

书 名: 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提名作品集

主 编: 张 韧

责任编辑: 徐付群 宋珊萍 杨春岩

特邀编辑: 马怀刚 牛 力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编: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66079885

电 传: 66020530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4 或登录 www.bj114.com.cn 查询相关信息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25 插 页: 24

字 数: 422 千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6-605-5/I·44

定 价: 28.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张 韧

当你第一眼看见这部小说集的时候,肯定会琢磨:人们青睐获奖的作品,为什么偏偏出版了一部大奖“提名”的中篇小说集呢?

中国社会出版社的领导同我谈编选计划时说,出版这部书的创意源自读者的反映:出版社屡屡推出获奖作品,还应将评奖中虽未获奖但属于提名入围的佳作编辑出版,以便给我们读者提供一个集中的了解、比较和欣赏的机会。读者的要求是正确的。于是,将《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提名作品集》列为出版社 2002 年重点工程,这不但弥补了此类图书的一个出版空白,而且具有文学性、观赏性及文献性,可适应不同阶层读者之需。

众所周知,鲁迅文学奖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最高级别的文学奖项。获此奖项,无尚荣光,但得此殊荣者,无不经过了严格的评议与筛选的历程。就以年前落下帷幕的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评选为例,据主管评奖工作负责人介绍,本届(1997~2000年)的获奖者必须闯过三道大关。头一道关口,各省、市、自治区的作家协会等有关部门,从报刊发表的大量中篇小说中,推荐较好的作品近200篇。第二道关口是由编辑家、作家、评论家和记者组成的“初选组”,经过他们认真讨论和投票,由将近200篇而50篇,而20篇,而12篇,作为初选提名篇目,提交评奖委员会。同时,还讨论了有3位以上评委联名提议的篇目,如增添了《老海失踪》,初选提名篇目遂成13篇。第三道关口,即由评奖委员会最终审评。评委们认为篇篇优秀,实难取舍。历经反复评议,再次投票,先由13篇选出7篇,作为决选的差额候选篇目,最后决选出叶广芩的《梦也何曾到谢桥》等5篇获奖作品。13篇至5篇,虽未获奖但属于提名的备选作品恰好8篇。第一届与第二届的获奖篇目和提名作品,数目虽有差异,但必须闯过三关的严格评选程序是相同的。

在两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竞争激烈、险关重重的评奖过程中,有两点事实令人瞩目。其一,经初选组的步步筛选,提供给评委会的提名作品,篇篇是优中拔萃,具有当选获奖的条件。第一届的10与

10(篇)、第二届的8与5(篇),提名与获奖的作品,二者之间究竟有多大、又有多远的差距?

获奖作品集已经出版,现将提名作品结集出书,这就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新视野,彼此比较,交相辉映。其二,评委们认为,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评选,“虽有遗珠之憾,但无滥竽充数之嫌”。获奖作品是有限的,但优秀作品是无限的。获奖名额既然限定少数几篇,不得逾越,所以“遗珠”实属难免。且不说第二届获奖的作品仅仅5篇,即使第一届获奖作品达10篇之多,也不能说没有“遗珠”。每届究竟遗珠多少,实难一一列举。于是那些虽未获奖但已闯关入围的中篇小说,首当属于“遗珠”之列吧。因此,特编“提名”一书,将在第一、二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闯过重重“选关”而入围的中篇小说编辑出版,应该说是拾“珠”补“憾”之举。此书的面世,不仅满足了广大读者对提名作品渴求了解的愿望,同时又以其文献性价值,适应了文学创作、教学及科研的需求。

该作品集的出版还有另一意义,它给读者和历史提供了多样的选择。一个时代影响着读者有其相同或相似的欣赏价值取向,但每位读者又有各自不同的审美个性,也就是俗语所言,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中篇小说“提名”作品集与“获奖”作品集,双双面世,二者将提供给读者多元多样的审美个性的满足。你可能因《被雨淋湿的河》的悲怆与悲壮而深深感动,但也可能更为喜欢《垃圾的故事》里的以消除“垃圾山”为己任的丁丁的“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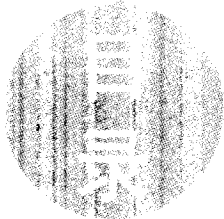


孔”。作品从不同角度折射现实时代的光泽，文学的历史是由多弦作品的撞击和多重对话的声音而丰富的。获奖作品有的可能激起轰动效应，但提名的作品也不一定默默无闻。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位置，不一定由获奖而定乾坤，它终究取决于历史的选择和裁定。

世界上如诺贝尔、奥斯卡等具有重大影响的百年历史文学奖与 74 届历史的电影奖，都很看重“提名”的作品。出版这部“提名”作品集，虽然仅仅是中篇小说，但应该说它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文坛重要大奖的提名作品受到关注；标志着专题性作品的选本拓展了新思路新品种；标志着一种尊重，对文学的新现象与作品的历史地位的尊重。虽然名篇佳作并不能改变历史，但它可以参与和丰富历史。

写于 2002 年 7 月





前 言

张 韧

埋 伏

3

方 方

你以为你是谁

48

池 莉

大雪无乡

117

关仁山

祖 坟

171

叶广岑

秋风庭院

209

王跃文

大 厂

249

谈 歌

c o n t e n t s

日落碗窑 迟子建

入党 张平

苍茫组歌 赵琪

学习微笑 李佩甫

附录

编后记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

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名单



人生有埋伏，
人生无奇迹！

2002/10

方 方

方方，原名汪芳，出生于江苏南京，成长于湖北武汉。1982年武汉大学毕业，曾任《湖北地理》编辑。1989年调入《湖北作家》杂志，出版小说、散文、文集四十余部。现为《湖北作家》杂志主编。

埋伏

方 方

1

科长通知叶民主参加“3·21”行动是在春天一个和风丽日的早上。叶民主虽说的不太情愿，可还是服从了。叶民主不情愿是因为他不喜欢联防队长邱建国。邱建国曾经在部队当过连长，有过带兵经验，因为这个他就成了队长。邱建国总是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令叶民主十分地瞧他不起，好几次都跟人说：就凭他这迷糊样子，上了战场还不屁滚尿流？这话自然会传到邱建国的耳朵里，有一次，他就找了叶民主一个碴儿，没等叶民主借调期满，就撵他回了厂。叶民主在卷了铺盖走人时，方想，看来迷迷糊糊的人也是不能小视的。这天的早晨叶民主是在他的女朋友家里起的床。女朋友是叶民主的同学给介绍的。长得不太漂亮。不漂亮所在主要是鼻子稍塌了一点。叶民主的梦中情人总是一个皮肤白皙鼻梁高挺的女孩子。叶民主虽然自己个子一米六八，相貌平平，全然不是女孩子们看得上眼的对象，可他仍然像所有相

貌平庸的男人一样想娶一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叶民主很是勉强地同这个鼻子有些塌的女孩交往,几天下来,他们便交往上了床。叶民主第一次干了自己老早就想干的事之后,抚着塌鼻女孩光滑的皮肤想,虽说外表不是那么满意,但里面还是不错的。于是就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

叶民主以后就常在女朋友那里留宿。女朋友叫百林。叶民主说反正睡都睡了这么多觉,干脆结婚算了。百林却不同意,说是你攒够了结婚的钱了吗?叶民主这时便哑口无言。心里说:你不结算了,只要你让我睡你,随便你拖到什么时候我都奉陪。这样想过,叶民主也就有了一种沾了便宜的感觉。

百林有赖床的习惯,早上起床时叶民主为了让她起来好同自己一同出门,便一边逗着她一边为她穿上衫衣。正穿时,百林打了一连串的喷嚏,打完后说:“噢,噢,谁在这么念我?”

叶民主拍了她一下屁股,说:“除了你老公我,还有谁呀。”

百林就笑,说:“就不兴有个人念我一下?比方一个身材高大长相潇洒的男人?”

叶民主个矮,自是对身材高大这样的词格外敏感,便嗤她一鼻子,说:“就你这塌鼻子,我能看上你就不错了。别的男人哪里上这个老当。”

百林这一听便不悦了,眼泪水哗哗就往下流。百林说:“那你走好了。我离了你,起码会有一个排的人追我。”

叶民主便笑说:“是不是我原先那个排?要是那个排呀,你肯定挑来挑去还是挑到我。因为我是那里个子最高的。”

百林听这话又忍俊不住笑了起来。叶民主便趁机上去温存一番,温存之间又情不自禁,便又把刚穿上的衣服脱了下来。这一下便耽搁了半个多小时。等叶民主和百林正式出门时,离上班时间只有三分钟了。叶民主说:“又得在科长的骂声中成长了。”

叶民主在钢厂保卫科做干事,工作能力用科长的话说是他



手下最不强的一個，叶民主自己也很为自己这点惭愧。但好在科长亦说小叶能力虽然不强，可讲义气。因为这个常常不是因为责任做事而是因为朋友而做事，这一来往往能把很一般的事也当做很重要的事去做，这就有了别人所无法相比的优势。科长常说，天底下最不好当的官就是科长，人微言轻，属下一个个皆爱理不理，全都宁愿把处长的话当话，而不愿把科长的话也当话。多半的时候，当科长的还要向科员讨个媚脸，因为没准哪天提副处，这小子就是一票。所以，叶民主的科长觉得摊上叶民主这样一个能因义气而听他差遣的手下，还算他走运。

这天叶民主还没到工厂大门口就看见他的科长站在那里探头探脑地张望，叶民主心里便暗道不好，科长抓到门口来了，嘴上却笑嘻嘻地叫道：“科长，一早就发现新动向了？”

科长见叶民主立即拉下面孔，说：“你怎么才来呢？”

叶民主走到他跟前，才故意压低嗓子，说：“对不起了，跟百林一亲热，时间拉长了，就不能不晚。别的不可原谅，这个总能原谅吧。”

科长无奈，说：“你叫我拿你怎么办？”

叶民主便笑说：“老规矩，还是给创造条件呀。”叶民主知道科长年轻时在部队许多年，长年同老婆两地分居，备尝饥渴之苦，便常在科里说要给科里的年轻人创造条件，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上床。叶民主知道只要自己说是和百林在一起混肯定能消解科长的火气。果然科长不再追究他迟到的事，只是使劲地扯着叶民主到墙角。

叶民主笑说：“神秘兮兮地干什么嘛，天下就只剩下你一个人还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哩。”

科长说：“这回出了个天大的事情，天没亮我就跟厂长一起被叫到公安局。连杨高都出山了。他是重案组的组长，不是大案要案不动他的。局里要求我们厂协助破案。他们方面人手不够，



让厂里也派两个人配合。而且说一定要绝对可靠的肯吃苦的能服从命令的。你想咱们科，除了你我，还能有谁？”

叶民主不习惯严肃，还是在笑，说：“出了什么事？有人把咱们厂的书记给杀了？”

科长说：“你一张嘴就是这么毒，怪不得上面几个都不喜欢你。晓得咱们厂机修车间的李一红吧？那个卡拉OK唱得像专业的女的？她男人，就是银行那个朱胖子，从南边回来了，都传说他发了横财，可这一回来还没到一个月，就出事了。”

叶民主说：“怎么了？前两天我还见李一红涂脂抹粉戴一手金戒指到办公楼招摇来着。我还跟她开心说：你老公把国库的金条都弄到你手上了？”

科长说：“这些人就是小人味重呀。发就发了呗，何必到处炫耀？这下好，让那些穷狠了的人盯上了。昨晚上一家四口都让人给……”科长说着抹了一下脖子。

叶民主的眼睛瞪直了。他脑子里想起李一红着一袭红衣裙，脸上涂抹得粉白粉白的，风摆杨柳般从他眼前走过去的样子。当时他还想讨了这样娇美的女人做老婆真是一生的福气。没想到他这想法生出才只两个夜晚，她便成了刀下之鬼。叶民主不禁打了个寒噤，颤声道：“一家人…还有李一红…全都…完了……？”

科长说：“李一红还更惨啦。不光是杀了，杀之前还被奸了，起码有四个人。你说现在这人是不是都疯癫了，什么事都敢做。从半夜起，公安局就在开会，说是同江北的，还有郊区的几起案子做法很相似，江北死的是两口子，郊区是一个富婆。这是恶性案子，市领导都发火了，让限期破案。杨高已经有了点线索。联防队让我们俩今天早上就直接去公安局报到。”

科长在同叶民主说时，厂办的车开了过来。司机小文说：“田科长，我已经堕落到给你开车的地步啦。”

叶民主拉开车门，上了车笑说：“不是看你一向表现好，最近



又跟厂长亲近得很，要不，你还没机会给我们开车哩。”

2

刑侦处重案组办公室设在公安局二楼顶东头一个破旧的房间里。叶民主刚转业时去公安局找人曾经去过一次。那也是早上，阳光被窗口割成四四方方一块块地排列在枣红色地板上，显得极其地抢眼。这给叶民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这回，叶民主发现窗帘全都拉上了，窗帘也是枣红色的，春天温情脉脉的阳光都被阻隔在外。叶民主和科长进门前已有几个警官和联防队队员在里面坐着说笑。联防队长邱建国也在其间，叶民主鄙弃地瞥了他一眼，懒得理他。

警官们各种恶性案子见得多了，再大的事儿到了他们那里都一派波澜不兴的风度。只要死的不是自己亲近的人，该怎么活就怎么活。开开心来一样疯似的大笑，以及三言两语地用一些多少有点儿黄的笑话相互调侃。联防队员虽说在别的素质上还不行，可在这一点上已经很有些警察的味道了。于是双方你来我往地相互攻击取乐，然后哄堂大笑。就在笑得很起劲时，叶民主和科长一脚踏进了门。警官小邵说：“喂，我说叶民主，你们怎么搞的，总给我们找事？”

邱建国在一边添了一句，说：“那还不是恐怕你们失业？”

这话本没有什么好笑之处，可那一刻大家笑神经正活跃，便又接着大笑起来。一句话和一顿笑叫叶民主和科长竟一时难堪得无言以对。不久前他们厂里钢材被盗，业已麻烦了公安局好几次，小邵带了人深夜冒着大雨埋伏了好几天，才抓到三个小年轻人，结果还是他们自己厂里的保安。保安队归保卫科管，虽说是些业余警察，可也应当挑些正派人才是。厂长为这事气得半死，科长只得连连地写检查，边写边在办公室里骂人。叶民主心知科长的冤枉，因为保安队的人选是厂里指定，并非科长有权



选择。十二个人中有十一个跟厂里的干部有亲朋瓜葛，剩下一个就是科长自己。因为队长是由科长兼的。当保安自是比在车间里做炉前工以及车钳刨铣以及翻砂以及所有机械地操作要舒服和自在得多，但凡有一点门路的人到这时还讲什么客气？科长倒还真提出过是不是审核一下，可被厂里的领导给否了。厂里领导哪个手上不捏了一把要求照顾的条子？现在改革正改得紧张，提干、上学皆得要真才实学，后门不太好开，好容易成立个保安队，还不赶紧将手上这些包袱甩了出去？这一来自然没有人去听科长的话。只是出了事，这帮当初没有听科长话的人才又说，搞保卫我们都是外行，你内行怎么也不把好关，向我们阐明利害关系？早这样做了，小武他们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小武就是三个窃贼中的一个。科长不敢跟厂里的领导顶嘴，只得回到自己办公室拍着桌子发脾气。这样的脾气发了也是白发，别人并不知道，倒是自己的肝疼了好几天。

眼下叫小邵一说，科长不觉肝又疼了起来。叶民主见科长的脸都变白了，立即有了不平之感，心说你不就是干这行的？分明是我们来帮你们，怎么倒成了我们多事？想着嘴上便冷然道：“嫌我们给你们找事了？那好哇，我们走吧。死的是李一红，关厂里屁事。厂里少了个人，倒腾出个位子来。李一红是保管员，早就有人想她死了好替上去哩。”叶民主说着即拉科长走人。

重案组长杨高条件反射般地说：“谁想她死？”

叶民主叫这一问，怔了半天，他想坏了，别把这闲话跟案子搭在一起了。忙说：“想她死的人并不想自己杀死她，而是想她那个位子。我这是顺个口。”

杨高面无表情，说：“以后这种场合不要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叶民主说：“就是因为说话不负责任，当初转业才没敢让自己当警察。要不跟你同行。”

